

唤醒乡土里的独家记忆

乡土,是人生开始的地方,是成长过程的原点,所有的记忆都在那里生长。那里有炊烟、河流和田野,还有乡味、乡景和乡音。

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今天,乡土正成为现代人对故乡的一种眷恋,对逝去童年与青春的某种惦念。无论身在何方,心灵深处总有一丝角落留给乡土,或温馨或艰辛,生命之初的记忆永不泯灭。

乡土是生长的根,是记忆的家。对生长在榕江县太元村的杨文全而言,乡土则是记忆里的盒鱼,时常让他回味。“把鱼剖膛腌渍,配上花椒粉、马尾籽、辣椒粉、糯米饭……放进坛子里去

盒。想吃盒鱼就揭开坛子取出几条,满足不同需求和口味。”

“离开余庆30多年,尝尽酸甜苦辣人生诸味,而‘剔骨鸭’的味道总在心海沉沉浮浮,我一次次凭借记忆的味道游回故乡。”对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生于遵义余庆县的郑继国,他说记忆是时间之桥,一头连着味蕾,一头通往食材之源。每逢四月樱桃成熟,杨镇海也发出同样的感慨,“我不仅喜欢樱桃的甜蜜,还很想留住这四月的充满了樱桃红的记忆。我要让这记忆的蜜汁从唇齿间缓缓流进心里,给我久长久长的滋润。”

无论是老坛里的几条盒鱼,还是四月成熟的

红樱桃,抑或是总在心海沉浮的“鸭”味,这些平时难以牵连生活的乡间味道,却是杨文全们心中不灭的记忆,因着这些记忆,关于乡土的独家岁月得以唤醒。

除了乡味,还有乡景。来自盘州的董均达在清晨四点赶早,只为追逐草原云海,用镜头定格家乡美景;春游阿珠湖,六枝特区的贵树生睁着眼睛美景,心神愈加清爽,细看乌蒙山水吐故纳新……在他们的眼里,乡土的美没有过多的赘余,模糊的画面随着目之所及,渐次清晰,不断勾动着心底翻涌的回忆和泛起涟漪的故乡情。

岁月流光,回忆珍藏。乡土浓情似一坛老酒,在时间的沉淀下越陈越香,人文精神赋予乡土灵魂,乡土记忆亦让人文精神更为丰满而多姿。

脚下的乡土,仍在时代的新风中不断变化。尽管田野变成了钢筋水泥,许多乡味难以找寻,所有的回忆都失去了实物来触发,完全成为一种旧事重提。

但所幸,记忆还能被唤醒,关于乡土的味与景,在他们的心中永远“独家”,毕竟那是故乡啊,是生命和梦想开始的地方。

—— 陈江南

编辑人语

一鸣一叶总关情

离开余庆30多年,尝尽酸甜苦辣人生诸味,而“剔骨鸭”的味道总在心海沉沉浮浮,我一次次凭借记忆的味道游回故乡。

—— 题记

樱桃红红 乡韵浓浓

■ 杨镇海

尽管天气不如往年同期那般暖和,进入四月中旬,樱桃还是如期摆开一道盛宴,用独特的色泽和口感,战胜诸多的美食佳酿,吃饱喝醉了草丰叶茂的乡村。

仿佛一夜之间,一树树青翠的果子便由小变大,由青而红,如同人的成长,不经意间就将短暂的青春抛给了流逝的岁月。在樱桃树那屈曲的枝间、青绿的叶下,傲然挂满了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玛瑙。

这个时节,小镇的街头,在任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只要摆上一篓红樱桃,就有了一道惹眼的风景,就会成为人们的“打卡之地”。与街道两旁那些门庭冷落的店铺相比,有樱桃的地方都可谓风头无两,吸足眼球。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商战场面,没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奸商手腕,买卖双方的期望值极为接近,樱桃买卖讨价还价的空间不会太大。只听买家问:“樱桃多少钱一斤?”卖家答:“五块。”买家再问:“四块卖不卖?”卖家又答:“卖给你。”于是一场交易就此达成。

卖家小心翼翼地吧樱桃捧到干净的塑料袋里,估摸着有了买家要求的分量时,就把塑料袋挂上秤钩。秤绳轻轻提起,秤杆高高翘起,多个三两三二,一般是不会往回倒的。从秤钩上取下装着樱桃的塑料袋递过来的时候,还会加上一句:“都是因为背到街上来,不得不收点钱。要是你去了家里,随便你吃,哪个要你的钱!”

于是,在阴冷的四月,买家如沐春风,为这足斤足两的红樱桃,为这足斤足两的乡土情。

由于卖樱桃者不少,每一篓樱桃面前都很难出现买家云集的场景,但有了老街那家人正在办着的丧事,一篓篓满满的樱桃还是不知不觉就宣告售罄。很多祭奠者都会手提一两斤红樱桃来到葬礼现场,见人便递过袋子去:“吃樱桃。”得到的答复几乎都是:“快快快吃,刚刚吃过。”

一位卖樱桃的老者和道者是多年的老熟人。收摊后也来到葬礼现场,

把特意留下不卖的樱桃坚决地送给了逝者的亲人,还按照乡俗随了几十块钱的礼。当老者的樱桃在经过一番推拒被送进屋里的时候,就听到有人伤感的声音:“要不是疫情的原因,老么他们也吃上樱桃了。”然后引来一片唏嘘。其实,更令人伤感的,是在一个沿海省份务工的老么,作为逝者的小儿子,不仅吃不上今年的樱桃,甚至也未能回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樱桃是一种极为娇气的水果,不易保存,不易邮寄,想远在他乡的亲人品尝到家乡的红樱桃,无异于一种奢望,可以在心中想想,但实在难以实现。好在樱桃年年会红,待到疫情形势好转,那个叫老么的年轻人和无数个在外打拼的乡邻,来年也许就能吃上家乡的红樱桃了。会的,一定会很快就吃上的。

同样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也在老者那里买到了几斤樱桃尝尝。拎着往回走的路上,妻的姐姐碰到了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亲戚说:“哎哟,还要在这点花钱买!咋不去我家摘?我家的树子多得很,这两天樱桃正红呢!”于是便约定,这两天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亲戚家摘樱桃。

这里的“摘”,是“白吃”的意思。正要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家的樱桃不卖吗?”亲戚说:“咋不卖?不卖,种那么多干啥?不过我们懒得背上街来。樱桃一熟,就会有人上门收购。零卖虽然价钱高一点,但难得卖完。”“要卖还招呼人去你家摘?”“摘得了多少呀?一棵樱桃树,吃得你嘴歪!”

有些难听的话里,却是十足的诱惑。今天早晨,妻的姐姐和姐夫便不辞辛劳,步行到数公里之外的亲戚家,摘了满满两篮樱桃,然后搭摩托车回到街上。到家后,就把其中那一篮他们认为最好的放进了我们的车里。

我一点也没有推却的意思表示。因为我不仅喜欢樱桃的甜蜜,我还想留住这四月的充满了樱桃红的记忆。我要让这记忆的蜜汁从唇齿间缓缓流进心里,给我久长久长的滋润。

楚楚动人阿珠湖

■ 黄树生

必是春风帮了忙。我到的时候,阿珠湖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像撩起红盖头的新娘,发誓是新的,衣裳是新的,簪钗环佩是新的,害羞地在客人面前抬颜行礼,窈窕温婉,楚楚动人。

阿珠湖是贵州省乌江上游三岔河流域“阿珠水电站”形成的库区,水域面积不大,却给龙河镇龙场大河点上了“龙眼”。龙眼吐故纳新,盛着毓秀,散着灵气,育着乡民,让山区小镇成了乌蒙水乡。

往黔中码头去,怀着激动的心情欣赏风光山色。摇下车窗,湖面渐宽,春阳融融,水波潋潋。游目骋怀,两岸山林吐新,或红或褐的荒叶败草经过冬天数月“煎熬”,深吸一口春风,开始褪黄撒绿。

野生梅花、桃花率先得了信,争先恐后展颜迎春,樱花、李花也不落后,你想象不到,光秃秃直愣愣的枝条,忽然一夜白头,为山髻插上珍珠步。

迎春花、油菜花摇摆弯腰,唱跳着欢迎曲,绿黄的外衣被裁剪成大山褶皱的底衬。远处山水间有薄雾缭绕,几户农家掩映,几只白鸟低飞,

几处青绿接续。

一排柳树在码头迎风吐芽,隔“帘”看湖,阿珠湖更宽更大。船到湖心,碧波翻花,清影空濛,半岛山居是水墨江南的流水人家,白墙黛瓦是蒙德里安的格子余韵,陡峰岩岩是山水长卷的艺术留白。

浅滩处几声水鸟清鸣,缓了岸边钓叟遛鱼切线的破空回响,湖湾心几抹翻鱼残影,乱了野鸭觅食的悠悠双蹼。斜刺里一条高架跨山跨湖飞跃,黔中水利引水沟渠打破了背景的单调。风中有淡淡鱼腥味,夹着丝丝野花香,五官来回洗刷,心神愈加清爽。

从湖另一边码头上岸,乌江上游支流三岔河、迴龙溪、木贡河在这里交汇,为阿珠湖源源不断注入生机。龙河镇将阿珠湖当做饮用水源地保护,像呵护眼睛一样护佑一方绿水青山。阿珠湖亦不辜负,用一池春水,擦亮了龙河镇“乌蒙水乡,毓秀龙河”名片。

谁曾想亿万年前的海底海沟,成了今日宜居宜业的发展摇篮!沧海桑田,文明赓续,阿珠湖饱蘸春水,诚邀客来住下,山巅有苍鹰盘旋,似在等谁乘风。

一家吃鱼十家香

■ 杨文全

在黔东南乡村,有一种用特种工艺加工过的鱼,当地人叫盒(àn)鱼,其香味撩人。如一家在吃盒鱼时,浓浓香味四周围绕,街坊邻居都可闻到鱼香,故有“一家吃鱼十家香”的说法。

我的家乡在榕江县仁里水族乡大元村,村里常在稻田里养鱼。每逢稻黄时,鱼儿也变得肥大,庄稼人便要开田捉鱼,把田晒干,继而进入收割季节。小时候,家里种有五亩多田,坝子、山坡、溪水边,大大小小10多丘。

春夏水量丰沛,从沟渠引水来灌,犁把田后便放入许多指头大小的鱼苗。秧苗长,鱼亦长,到稻谷黄时,鲤鱼已巴掌大。于是,每到晒田季节,我也欢呼雀跃地田下捉鱼。

开田捉鱼,是乡村的快乐事,一家老少都出动,拿着水桶、鱼笼、捞箕去到田里。开缺口放水后,赤脚踩进稻田,扒开稻子,鱼都显露在浅水处。田里不仅有鲤鱼,还有鲫鱼、蛇鱼、抱蛋、蒿冲、苦扁屎、泥鳅、猫鱼、盖脸虫……除了鲤鱼,其它鱼虫之类不需放养,都随沟水而来,自然繁殖,收获也不少。

丰收的喜悦自是不能独享,开田这些天,家家要请客,亲戚朋友欢聚一堂,餐食主要是吃鱼杂碎,当地人叫吃鱼泡汤。鱼肠子、鱼蛋炒嫩辣椒,鱼白煮汤下面条,味道十分诱人。此外,主人家还会精心选出几条鱼,用细火慢慢烧,配上嫩辣椒、韭菜,以及当地特产香料葱姜、鱼蓼,将从山坡采来的胖腊肉、水田里扯来的茼蒿草拌起来吃,香味浓郁,香气扑鼻。

捉来的鱼还要分类,个头不大的杂鱼,用辣子酸汤烫过,放在炕上烘干。

乌蒙大草原拍云海

■ 董均达

清晨四点半出发。车出红果,心中一片欣喜,浓雾已贴着地面滚滚而来。

早上6点半,车到乌蒙大草原,回首西望宣威方向,北盘江上空的峡谷已云雾弥漫,乌蒙大草原海拔2000米以上山体升到云端,云雾已在半山腰,像美少女的腰带系在八担山腰间。

继续向山顶方向行驶,才看清是山顶那边的亮光照过来的,即太阳快要升起时的黎明前的曙光,有人说是摄影人追逐的最美时刻——蓝光,柔和而静美,无一粒尘埃。

此时距离太阳跳出地平线还有20多分钟,抓紧时间,先把西边最低洼地云海中,酒窝梅方向的云海用最小光圈拍下,那一片云海较低,在山间飘浮游荡。此刻的美景,不拍是一种遗憾。

到达拍摄点时,映在眼前的云海就在八担山东边的悬崖下,白茫茫的,朦胧中略见远山。敏捷地从相机包里取出相机,一切以太阳为基准,对准焦点和找好测光点,迅速地按下快门……

此时,刚跳出地平线的太阳上升速度最快,测光点不能固定在那个平面和点上,要及时跟踪随太阳上升时光线的强弱更换不同的测光点,以获得最佳光影效果。

7点刚过,分秒必争、与太阳赛跑的时刻即将停止,升高的太阳及太阳周围的红色逐渐变白,变得刺眼,显现出太阳能量带给万物温暖的时刻。

八担山东边陡峭的悬崖下的云还在缓慢上升着,西面背阴处草原上正在接受着从山岗处处透射进来五彩斑斓的缕缕阳光,特别是远处长江上空的云海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下缓缓流动着。

草原上已被大雪封冻了两天的草,正在挤破雪的覆盖争取到久违的阳光,在雪地上已有两天靠啃食洁白积雪充饥的牛羊,成群地发挥它们的本能使然,去寻找露出雪地的青草地。而处在云海下的二台坡、嘎木、大平等处的人,可能还抱怨这天怎么还不晴呢?

鲤鱼则要选出一部分放入冬季不干涸的水田中,有的留着平时吃新鲜,饱籽的用于明年产卵繁殖,小个的明年继续放养。一部分则用传统工艺,把鱼剖膛腌渍,配上花椒粉、马尾籽、辣椒粉、糯米饭……放进坛子里去盒。于是,庄稼人平常吃鱼,想吃新鲜鱼就去水田捕捞,想吃干鱼就在炕上拿,想吃盒鱼就揭开坛子取出几条,满足不同需求和口味。

盒鱼蓄存的时间较长,可达几年,颜色也十分诱人,明艳的鱼身上面裹上辣椒粉。以前,肉食缺乏,盒鱼是我们乡下人招待客人最主要的一道菜。盒鱼可油煎,可放火上现烤现吃,风味各有千秋。

家乡吃鱼泡汤,摘禾季节在田野吃烧鱼,席间主客礼让、慢吃慢饮,话农事话友情,场景热闹而温馨,这是我永远的乡愁印记。如今工作在外,家乡开田时,常有友人通知回家吃鱼泡汤,但因为忙碌,已有多多年吃不上家乡的味道,记忆里的盒鱼,仍时常让人回味。

而今,盒鱼不仅存在于家乡的小山村,采用真空包装,通过物流外送,城里人也能品尝它的新奇味。每次在县城,我也几次想从家乡买几条盒鱼来招待客人,但因稻田产鱼不多,盒鱼数量有限,买鱼也得看缘分。

随着众多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挣钱,家乡仍有一中年男子选择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他承包了责任田专门种稻养鱼,用手机抖音等方式将家乡的农特产品发布出去……

“你能不能扩大生产?”我问他,“我们地方没有这么多田,难得扩大了。我生产盒鱼,必须是原生态的稻田鲤鱼,才保证我们家乡的盒鱼品质。”

或许,他深悟这样的道理:鱼香名声才香,产业才能长久做下去。

清明的这场春雪把刚披上紫色、紫红色、粉红色的乌蒙大草原上怒放的高山矮杜鹃花一夜之间带进了夏季,嫩绿的叶芽顶在灌木上,陪伴它的只有冻绿了的杜鹃残花。和我一样拍完东边云海和日出的摄影人正聚集在八担山西边的乌蒙大草原上,拍摄那云海、雪地、绿草、牛羊和还剩下最后一点艳丽的高山杜鹃花。

无人机在雪地上空穿梭飞行,多个山头的制高点上都能看到架着照相机的踪影,长焦的、广角的,应有尽有。

下一站赶往艾家寨。那里的背面就是乌蒙大草原最高处——牛棚梁子。它的东面能俯视地球上最美的伤疤——北盘江大山谷,但今天的西北方向全被云海罩住,两山之间洁白的云延伸到山腰,只有山头露在云上,站在山头上周观四野,这里就是仙山,我们飘在云端上。真想把我们带的无人机做大,能载我在500米以下的空域飞翔。

西边逆格方向,山峰在四周都是云海的簇拥下久久屹立,用延时摄影拍摄了半个小时,竟然见不到波涛汹涌、飞云奔流的壮观场面,今天的云似乎被什么力量锁住了,万口子水库那边的云海也是如此,静静的,一动不动。只有东边云海上的云已有几丝像炊烟,上升到银厂口子就直接消失在空中。期待中的云瀑在人们的等待中,最终没有到来。

时间不知不觉已过了10点,不散的云雾和春天里最后一片雪都还在洁白的地上躺着。天空略有几丝云飘过,他们说这叫光板天,很快就是直射的光线照来。洁白的雪和远处的云更加白了,白得一点柔和之美都没有。我们无人机的电池也已耗尽,相机只能偶尔捕捉点牛羊和在转动的风机留在雪地上的光影。

开始返程,一路上,来看雪、观雾、赏杜鹃的游客络绎不绝,车流如织,看着排队等待的车流,无不感到到乌蒙大草原云海、日出、杜鹃花的吸引力。原来,那在阳光照射还未离场的青草地、积雪是等待游客们的到来,让众多的游人记住乌蒙大草原今春的美丽时光。

